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三

序

年

獻之男應復編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畧見於儀禮士冠禮
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
恭毋勑訖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
道故舊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
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威儀相畢有體

之類則適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歸庸王
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也如朝宗
遇觀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亦曰六禮
乾坤六子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
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
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龐襟而無章垂戾而不
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啓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
名教者皆繫其允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
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
而行無悖於理夫衆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
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
人名理數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尋行數
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必有詩宗則專為族則廣為予觀
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夷於民庶
往弗克自保况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
譜攷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芝无王之類

拮据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
幾之宗史譜及不復論矣蘓明允作譜族又作
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蘓味
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歟書法非不嚴然近
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鄉而明允之譜與族
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清康之難
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日平章暉之
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
受知淳熙間進用榮辱矣吉山曰穴憂喜聚門

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
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
乎譜有圖做年表馬旁通維之以譜網舉目張
繩聯珠貫不盡用蘓譜例族無疏戚隨畏勿皆
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註外維某氏則
見因親錄姓之本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本末
姻戚閭閻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與撮遺焉積
數歲然後成蓋衆譜所不及勃矣備矣某字仲
德博學工文詞其為楚譜寔緒成先推官之志

首挈淳熙旧序其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尤慘
訪祖塋而念荒隅感時物而歎僑寄勉子弟
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懽至發於内心可以
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
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年某書于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任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
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仰俯千古亦足以樂
而無求矣然吾不斬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

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
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
母是養此豈有意於母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
節孝由望江溥教授山陽白山越布衣教授頴
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頴相望也所以處
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
忘其富貴之誇時為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
竒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
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博而約詩雅而

鹿泉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爲行自其慈
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陽液之調護寒燠之
適節寢興之掖扶志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
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
貧數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
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節孝后山者如此它日
諸友相與言如劄甫之躬執苦勤尽心奉養可
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為廣德學正距家
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任于學時劄父不
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責其行親為
喜強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
劄甫是行親意也况葯房翁屢薦不售發開宜
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董
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相汭之間親悅而
友信怡然其春盍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
我丁酉二月朔序

素稼學重刊勉齋詩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

綱挈領不為伎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
沉痾之病世不可無此書旧板久廢良足歎稼
學表君守儒篤學乃裒散軼為一編朝夕玩味
精加雘計輟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
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遠御訓嗣事緒成之自
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請以求朱子之言其為
發明弘益多矣余昏眊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
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
同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

書之傳亦可尚者當年朕俱書用識其未稼學
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
爾異時嘗行脚衡相又遍游天台雁蕩倦而歸
休老於菁山之崇福祈脚鐺中煨飯遍三十年
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顛霍骨精禪
不棄江西李後林朱葯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
與句語復來索倡極即圓、即極屋下架屋泥

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
一念之覺一覺之傾頓起上善辟如雲開霧除
忽然見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
積習從微至著一毫不到便成欠缺辟之月之
初生至望夜十分報滿無餘無文乃見全功敢
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
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

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
齋猶曰吾家千雲耳其雅言步驟山齋之十章
奇采橫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
石雁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為之爽
然也止齋僅白石崑一首異時讀書雁蕩乃獨
無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處止
齋嘗謂以雅頌蕭勺羣慝訓詁則付之諸生一
齋師友淵源誦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
柔篤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

已行於閭里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
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
近而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
作而二南之正始受曾鄆小國有匪風下泉之
作乃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豳風何也蓋亦止
齋之意而予衰耗廢學敢於一齋折衷之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氣攸異道
則一而已醫之為道藥雖出於手其而方多傳

於古人故備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
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
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
事甚怪反現千金方論積聚為虛治則取之雷
公藥製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
嗣伯鍼灸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
為况當厯字混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支用
存范祖耀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
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

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
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
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從
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
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
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采博古今名方類
為若干門條分脈析無微不載往々其平日以
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
古千金方為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
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
益可勝慨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池上
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為之書茂
卿名某今為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間於詩則不俊於口不俊
者屬辭不得流使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
無取於鄙朴便澁而重遲耶世人朝暮夕擬句
煨字煉以為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做孫叔敖

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風
我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來次道家盡觀唐百
家詩平生硬淨且復執物而詩則唐人也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入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
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為人
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
峻必事篤寔平日兢兢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
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帝東流則告之以
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舌鐔則歎其田不耕而

魯齋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
意勝意以韻勝詆之而有遺音抱之而有餘味
風味醞藉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岩
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
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
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衡氣
機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內

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者天外者入內者重外者輕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鄉太常而去冕以尊母與者有百回官班而起居者固樂守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教之以義方者有喜其居官貧窶者有為京兆而樂其平交者有為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內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斯於監察御史鄭君鵬南堂有九十之

母康寧而好德尊江張達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彥明傳之以誌于余觀其菽水飲水有同旨甘延我名師篤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而鵬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為苟得決獄亭疑求為可生以嚴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大夫人登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天察以對寵榮之盛不特以祿養尤能以志養庶幾不以外易內不以輕易重矣達善有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爰用泚筆侈其盛

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又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鄂相承也鶴鳴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友蓋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哀之原隍憂患既平侑爾籩豆飲酒之飲必曰兄弟既具其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

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謂義門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昆仲結首嬉娛其間和而後樂申其燕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首矣於是甥戚稱其睦鄰里化其順郡邑轉開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歎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為盛其事毋黨余好問粹為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

旬少多者極其重鄭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同皆
得之顧鄙陋之辭搜遺其列似若不類况又冒
書編端能無忍乎

陳公輔德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輔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峯下韜光
鏹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
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掃一室左右置書
冊間以名畫古彝器其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
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

殊不俗此教物者得其一已足為勝况無之聽
雨事自常蘓州至韓杜皮陸蘓黃往而有它
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橫六宜而以
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為首此備物其美意者名
亭蓋慕元之也韓中文向予言恨臺矣無由至
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殊公輔榮貴憲幕
方為直用非山亭聽雨時秋禾耳生滴點皆愁
頗念瘦農乎泥深路滑竹鷄聲若頗念遠役乎
風定雲黑床下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

耳不若聽以心聽以心不若聽以氣啟以是為
聽雨亭之助

吳信恭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萬八千斤謂之貢焙
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表高為郡
嘗進三百六十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責有
回天力予頗疑其此舉因改之則其來日久非
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况又作詩一章刻
石摹本同進寔寓規諷非專為進奉也其後每

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
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
日復治金沙泉脩唐貢焙說湖常等處茶園提
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
所遂用為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
年間諄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窮谷之間不知
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
戶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景書上徹將專權任以
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為予言茶之香

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采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為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注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類屋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之語否信之行且再為顧清來願毋忘此詩

掛蓑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王居正掛蓑集過我蓬廬試閱之疊：乎其辭之膽也意者取

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艱澁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三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密熟予甚雋末山村詩居正欲掛漁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遂以王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画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画矣

天畏景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菴集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
矚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
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重久之教之讀
書作書以礱磨其氣質而唐棣銳有立志不肯
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
砥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丈餘幅尺殊
侈而岩厓草樹心自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

辨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画二者難並進或者
曰詩乃有聲画、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
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
好画則画自好其進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
勉之

張竹山文稿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塗轍參差未及識菊存婚
作秦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
竹山予用是益知君龍集已亥竹山來雪始昏

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
相共劇談頗及往時中朝羣吏西州同社所見
聞知前日事為之慨然且歎其白首滯留之不
遇也凡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
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十
金若不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
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
其大慚乎宏詞不盡中其大慚而尚有未大者
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之文吾亦無甚愧

為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
耳竹山久謝塲屋其為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
猶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
大率喜特諭者文不必優、為文者理不必勝
以予觀竹山議論辨博傾四坐洒、可聽及伸
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
欲言然不為文詞蔓訛言、皆理自本自根而
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坐石驗之躬行日用
無可媿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逐時好而

使人以為好者也夫易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
蘊予盖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
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迨我暇矣將於
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慙庶幾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必有所
濟其主上元簿遇鵝粘鳥雀者折其竿雖哲人
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
所此盖異時爭新法張本恥然一主簿位至卑

乃獨以學道愛人為心彼為天子宰開塞輕重
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
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
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寂
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官稍達論愈
忤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
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亭之然則學
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為明道書院山長諸友
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輒以學道愛人為勉

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挈、為先生來必將益
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
場屋既廢為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
評名寔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
也唐師善自號月心曰時舉子業備而學博去
為詩人詩尤工世人往、苦心竭感求合唐詩
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為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

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以起未為工而不遇
也况西澗以來崔李維至而文說耶予手其編
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
韻世傳為落韻詩者治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
去國一身在此詩為失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
詩者以唐詩授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
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古一月
當印此心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四

序

牟

獻之男應復編

序

高景仁詩稿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雅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声外之声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為和且平者乎故精能

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
序其存稿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
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為
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
雄一旦歛芒鏘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
猶化々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
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為耳天下惟寔病難除寔
德難進自昔詩人護憑愚是其一蔽未有能自
知其詩之寔病也景仁識者見定獨能以心為
叔度身為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
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靳
寔病除則寔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蓋梅相
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之驗也夫豈特
詩為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稿而
得其為人

即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
軸矣為序以勉其行

皇、求仁義與皇、求財利雖若同而所以求

之、意則有不同烏涿州即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潛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未渠已將衰成巨帙携歸為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適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為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倩張仲寔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為序峻拒而請益勤惟古

詩南陵白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義者南陵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豈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為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為其親莫非南陵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為親之篤勉為後序云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舉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教臞菴為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吊哀而憤愈急與江湖集嬰奇禍而名愈高為詩人重矣潘紫岩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總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岩充足為詩人重矣予嘗為吳之庾幕紫岩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為善甫父寓吳名弥堅寔用庭堅之字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岩一枝之橫出世之為晚唐者不鍛鍊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鵠不成詩道

日替善甫雖不佞、為如此之詩而氣脈厚格
力道自有意度不見剗剗予蓋喜潘氏有詩人
後村謂紫岩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
進德錐竒崛趨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為
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呂
氏閩中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
為稽山、長讀書誦學有所得其進蓋未可量
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李氏為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為
宗正簿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
興有德政士民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
秀崇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
郎著述甚多東窓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叅
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窓止於兵部郎中獨諳明
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
提舉極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竹
伯亦由太學登第為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

檢閱次子字平叔後秀嵩嘗修徽欽史浙東憲
可謂盛矣秀嵩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
也先父存齋翁寔受知於秀嵩故予娶其外孫
女鄧氏長姊亦歸東憲之孫僉判剛字伯長女又適
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早世諸
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天珮也吾擇師教之分
俸周之日冀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
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
王野愚結庵於塘頭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
依之野愚喜而愛盡語以其所聞甥頗能攻苦
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且言其事予語之曰
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
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况
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
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
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
冰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
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字說

願山先生名其孫曰願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
觀字之洞山遺老申願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
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
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
生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異時嘗
見願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為願山書院
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
畧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
既齒落願未知為自觀言者夫名以實寔字以
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
茂寔之義猶從旧名伊川又嘗以之為名而字
曰正叔則養正之義始與名叶自觀之字其諸
慕程者欵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學也予
觀鼎并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願取象於物
乃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願謹省察之義觀於物
固未若觀於身之迹而易知也願首言養正則

吉而觀頤則觀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尔靈龜觀我朵頤觀之事也於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現象以養其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切以為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盍亦以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嚴傳之頤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聞見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已足為佳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吉之福益厚予於自觀乎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登第者弱冠慕

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為之說予謂清甫自予之為此名、已從予而不去予、字又從予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予與予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予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為且為予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予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清輕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澤然遂以為天、無形也而不能以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為河漢湛然者為雨露莹然者為月雪而冷然為風又遂以此為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寡今予離塵埃脫滋垢以游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

清轉結蜺嚇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
髓者始足以雪吾之清而狎狂垢穢者又適足
以混吾之清毋寧為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
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
餘師遂書以為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蓋寒山子詩
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為
無見但以指晶熒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同而寔異夫靜極而動
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查滓去得淨尽則
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
兩字彼同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
靜互根体用一源則卑不溺於物欲高不淪於
空寂矣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
處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賤倘念盧書澄
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為外物回奪變遷
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歲頗取寒山子

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始以意言如此然亦贅矣觀當有以識之

褚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余為之識予惟夫子之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尔而於事父則為父隱獨何如無隱曰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有攸當無隱同也有隱亦所以無隱也為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於無

隱之二字求無媿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為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秘於鬼神不可俄而度豈其清也哉吾平生不敢內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為吝悔益願以此自警予切謂亦夫子之意也此夫言及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為隱以為愆而况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內荏慝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為陽為善為君子曰大繚繞深黑幽闇者為隱為惡為

小人、莫不曰我為善也然而陽善而陰惡人
莫不曰我君子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若是也
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而其趨者往
遂判心跡為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所取雖其
質直不為緣飾不為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見
底裡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諛腹毒衷甲笑刃事
人皆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
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
所以無媿造物流慶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
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
發其意閭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開口而咲
矣

怡雲說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
聲推枕起視乃空隱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
來為之喜出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尤為之
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氳之氣騷人墨客
競喜吟咏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醺朝暮

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頃愛滅其雲簿
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
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裡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
其去太和愈遠惟隱陶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
況不堪持寄君翕兮藹兮融兮郁兮含乎太和
與造物為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
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淡然無
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不刻刻
不推敲不針心而擢異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

然隱居不肖於詩寄梅方之雲乃托於詩流曠
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
梅方曰吾然日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
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安知自之與他予咲
曰然子之詩曰山好野雲多高卧白雲歸而求
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蕪林不妨
舉似

覺非齋說

廬林鄧君覺非過余茗雲上從容曰言吾鄉昔

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為鄉飲
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寔篆其楮橋幼時從父
兄與觀禮焉至今犹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
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日士相從講學問
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
蹟往々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
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鄉其
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
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

門陸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
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者義佩觴錄等集
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覺非今
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々其齋趙侯子昂
甫為作籀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
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
之覺寔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
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
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

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机括大鍼砭盖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遷復也医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痲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為切近覺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性為初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歸仁為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之貧而仕未能為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發知寔踐下克己工夫希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惧墮於耄昏而不自覺何能為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遊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停而峙寸雲觸石千里灑霽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變衰而

山之靜亦若自也一舉目之間全体呈露豈不
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入心也所以主靜而立
人極者非礼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
也山之體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
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體段又
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體仁者知之不仁者不
知也彼其胸次膠、擾、松欲萬端山自陳乎
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躁之不同也樂

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
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
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其心之苗裔而
其體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
其說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安明敏
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
曰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求其所謂靜者
為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
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

堯封庶幾為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榘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夫銖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寔一蓋猶數語黃鐘之宮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之義為匪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為衡運生規生圓矩其用則屢選而不居其體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動無遂曰權變也殊

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後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任川深闊漢儒反任合道之說以為權即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只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動靜而不靜者神也必動靜体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本大

學知止靜能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裁之以義矩也動靜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倘以是求之則知矩本於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雖未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磋究之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釣者嚴子陵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隣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耦耕者欵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為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鑿於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良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

予再世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語人輒喜况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瀕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饑無得食所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留畝無南阡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鏹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歲終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而

不生者脩德以種之誦學以耨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為一詩遺之云尔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是見成田地没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莠芳保吾成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自會至今所...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 跋杜隱君墓銘... 年... 獻... 之男應復編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

年 獻 之男應復編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杜君來為李曹掾為寔而文同察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窳銘因獲政論隱君之為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奮志以歿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

人稱願為是可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為鶴山魏公國博季公所知畏齋吳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為類多可紀如不負揚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為賊汙往避偽棄其官棄而樵大安軍揚公震仲遂死之揚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様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其

事易名賜廟且褒錄其孤而揚公之節聞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寔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揚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為間奪匹夫之力為人所難洗暴白其忠是豈有為而為之耶嗚呼揚公為不負國而隱君為不負揚公矣隱君且不負揚公使之獲用其負國忍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遇戕視揚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

不肖為不義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誦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
以死巽辭以免可也嗚呼孰有揚大安之容而
為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為張籍言死
時顏色不亂洋洋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叙中
千載之下讀者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
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揚公法當率聯得書
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於仇隱君隕于潰
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
有李掾君而諸孫說又皆領薦斯文蓋未艾
此又隱君幸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予生也
晚恨不及升堂拜隱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
之末使後之觀者有攷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
也

題澗明園

澗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
乃托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真為
小諒此二者要未足以論澗明也澗明既賦此

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
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嗚呼內望彷徨脩
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
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
不虞以任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圃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
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衆草不殖苗非加
高於松也今且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

者而松顧屈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范百尺之
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若雖屈於苗而
已性挺然無一毫慘阻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
處於非據者之所甚媿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
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
何如耶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游直緣所見者超
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俄然而秦條

然而漢如海市浮空烟雲變滅尔未知亦有丹
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十二樓若是屨者今
舜學作此圖駕言於仙筆意俱妙陶隱君中三
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犹未免詰曲世間
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寔昌本註者以為菖蒲根切
之四寸為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閱來聘

饗有昌歠注者亦以為昌歠即菖蒲菹而唐人
乃謂徧檢諸書傳昌蒲草無別名未知其所由
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歠安知非昌本而禮遂
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注者云水草之和氣
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
蒲味辛溫二者皆備與此注之說合但東坡所
取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
中為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其根安得一握四
寸之長而可為菹耶况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

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窮澗之中或有如本草
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別為
一名豈退之亦以為似是而非而人得以訾之
耶余好問示予以東坡石菖蒲贊因書鄙見如
此以俟博物君子攻焉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顏為先其歿也事之如生既為木主
象其終身以祭為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
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禮記曰三日

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
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為貫屬有感必
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
神歿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
旁皇四顧思見親而不得忽瞻之在前欲衣冠
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
為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為毫髮之不相似者
為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嘗用之要為不
可廢曩更兵火士大夫家侈幅長幘飾以綾錦

往不能全相川趙君必滿乃獨得其先主簿
之遺像於東隣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
若蓋主簿之歿以甲戌此生所寫也失於前乙
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
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特白
其毋裝縷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
極而潛然以悲也予聞主簿出貴胄能力學
取文薦不負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宜有子世其
傳之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

剛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尚永此意於無窮
云

題徐容齋薦稿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荐馬司温公而下三十餘
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勾注
其旁温公亦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九百有
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
古也前輩荐賢報國誠篤懷切如此真可為法
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有寸長片善人不啻如

自口出應問浙西士之貴者多所論荐尤留意
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塗性學西
秦張栻仲寔是也於仲寔稱道尤至不但喜其
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
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
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
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其有慕於古靈溫
公欽仲寔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
容齋首訪寄却仲寔不置且賀予得壻稱意甚
憐、攬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寔感念
知己不能已因書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擬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
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
百六之厄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
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
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攷其
本末大類好時候取奔蓋奔起扶風而王家三

陽則鄉里同奔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
府則遇合同奔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
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虜作詐願勿聽
皆有關於利害王即驟至夜渡呼沈奔則合漁
陽奕騎以拔邯鄲苗劉甫誅倉卒航海王亦戰
明州城下以挫兀术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
破五校破李成皆為平劇盜破臨苗破劉豫皆
為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畧同非偶然者克濟
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

無疆虜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無權臣內然奔
自克齊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度數
不足以相容而况紹興倡和檜寔侯國方見挾
強虜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奔者矣
江遼累疏竟罷樞筦於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
而已尚賴主知護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
究而苴茅胙土延慶於後子孫鼎貴至今猶盛
要然而論視耿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
異也某曩侍先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

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為欵王之五世
孫揆予倩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充其宗暇
日來旧史叅家乘為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
綜而寔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
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
稱耿賈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寔初主簿于雲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
從誨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

立甚敬之既滿去以書見脩齋先生王公曰吾
自存齋來也亦遂為知己予寔知脩齋蓋與景
寔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夫何景寔獨為
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寔忽起
番陽守時事儻變隕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
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
死義者數人偶皆游先生門世率率連言之使
梅君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
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寔死無几日書中所云

此惟有死等語可為悲歎毛仲翔嘗為予言景
寔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
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泫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
水之氣溘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為也
然而謂雨非水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強名曰漚
果非雨非水耶既其散也既不得為漚而犹曰
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不
可耶或曰漚湏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
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
為也而孰能為之耶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
為浮漚之歌意者以為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犹
是耶抑以為無起無滅無生無死即其法嗣古
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默解大意間以示余
既自曰浮漚予不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塋

周原臚、董荼如飴地氣寔人力之勝質之理

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時
之庭園人力勝其天往一統出新奇以悅可人
意變之速有甚於堇荼惟一種花小而正黃芬
烈過他品蓋菊之真者也顧林樊籬落掩翳寂
歷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一則真一
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憚於野哉風俗
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
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
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

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哉
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變為容
悅為脂常藉其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
之過也菊可變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
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
味道多難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銀麈中
以來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視前
君少泰需于沙而衍出于 而亨常情於此未
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莖扁其書齋

圖而列之岩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菊之莖以况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有不變者存之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叙如此論議詞藻之燁然質雖野而文則史吾惧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顧毋忘在莒時予亦顧毋忘在莒時乃無負於斯菊

書陳養大祖贈告

自昔喪亂之際至有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况有甚於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抗陳養大乃能訪其大父贈朝議大夫求告雖斷縷尺許而明裡之貽恩吏部之印重陳氏兩世之官名犹有可及盖其一念思親志存旧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寔陰相之世有藏唐諾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來南宮為書告家則堂師慕平原者也既識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猷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實客從者忠文洪公寔顯賤翰崔公清規重
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
過石湖致翁也崔文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
而洪公以及功即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
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
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
門趣發公汜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
臺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貶頌以病不大用
賓主相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
唐師善家為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
滄洲家旧物而洪號平齋又號蒙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往來袖子紛、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
下僧乃不可得坐對真成被花恼出門一笑大
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
三十年前當面錯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
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逼唐人晚更老

棘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顧所謂參寥子有不可
曉者歎端不負梅矣吾儕食息人間憤一過日
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故
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國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
召同寮王岐公荆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
後為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
萎也本乎天而應乎人理無足恠京口霍林寺

花文歸閣苑近世盛稱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
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
軒嘗為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
物不虛生必有其應一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君
瀘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石至今猶
存若有護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斯文發祥領
學事王文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今皆曰花范氏
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脈文物
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本

出唐翰苑中雷卿即為翰林主人花亦榮耀吾
方賀茲花之遭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

書范雷卿家譜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雲示余以其家世本末蓋
范自唐以來為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利環
千里皆諸族有為虞部郎中者君之四世祖通
守公號河朔孟嘗靖康之亂能全其宗收窮周
急信義具著尤進士出身為蔡州新息縣紹興
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悔陵敗盟我以成閔

鎮上流趙樽屯德安擣虛潰蔡時也晉氏晚過
江者皆以愴荒遇之高宗垂愛南北凡歸正人
率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優前代矣中緣
和議指名取索傷忠義之氣絕英豪之望至是
公等來法當超受以勸乃僅添差湖州長興丞
緋衣銀魚不盡如章也未凡亮隕褒繼和戰未
決或又倡為遣歸附之說動搖物情賴廟謨堅
定公等以安始公南邁至宣諭司有忿公子之
曰盍稍增飾功狀可冀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

歸朝廷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
欺天乎乃以質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尋又例為
不釐務不屑也益捐俸廩活飢民調寒士委社
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
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漆差通判本府以壽終于
官葬丹徒遂家烏子瀘溪令寔同決策孫招討
司叅謀有詩名曾孫休寧令有政声五世孫即
雷卿江浙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
皆履公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蕃終豐

如此其竊惟先朝寤寐神州收其豪雋公與辛
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婚于公
當審時陳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
果用賚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
則躋執撰領帥恒嗚呼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
不徑以前賢例取瀘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
蠹斷幸玄孫之賢收拾完補為巨軸傳示將來
不負勵志之囑矣高曾百年之意其亦少慰九原

跋湯徽猷昌言錄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英于重華遜
位東宮改元慶元寔趙忠定公之謀也孽韓侂
胄不過傳導之勞乃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詹
中用事羣小忌之首去旧官僚又出御批去侍
講朱文公以憾忠定其勢已非乳媪陳謝所可
解生來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貶死遂
以逆黨偽學設為厲禁一時諸賢皆在戊午讜
議中國空無人姦兇愈肆卒至啓釁稔禍流毒
海宇而後已甲寅之初徽猷湯公為學官建以
太上未湏移公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
向寔同忠定既貶公亦外補甲子始入為丞郎
時朝論漸平故也維待次台州乙丑改知常州
嘗移嘗於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筠之過
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洵、丙寅盛夏出師敗於
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
北來人意在再舉公以應緡錢糧不繼降謫贛
州猶逞前憾也是冬師旦誅未幾侂胄殛公甫
得自便黃巾賊起而後赦黨人之罪幹甯不陷

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所遭不幸迺類
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父子世
其科追念先烈哀集遺事為昌言錄趙南塘以
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弥
昌少領鄉荐前鄱陽書院山長其興未艾忠義
之報也因余友越教姚式示以此錄敬觀感慨
輒以所聞識於後云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六

牟

獻之男應復編

題跋

跋韓子昌帖

韓公字子昌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稱為陵陽先
生政和間以試文入館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
院靖康初起知黃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州又
號北窻居士其父德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
早為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術罷又嘗與陳

了齋游集中屢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
要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於
世室中語載集中此帖問訊諸揖蓋在臨川時
諸賢患難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流猶能
用情坡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此帖筆法似
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
迪登進士為夔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
已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數帖許見分當時
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為之感歎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
其持身正處士公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
與論旧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為宰時所
自創而廉訪使者適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
賦詩稱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晉輔携以示余
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記其山
川風俗閱此良以嘉歎不鄙病老俾發博愛之
旨昔吾夫子未嘗輕於言仁也故以博施濟衆

為雉而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
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忍人之心
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
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為涓、一綫其初甚微穿
石達溜迤邐為江為河以至于海莫之能禦者
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溥矣此自
然之理也君以博愛存心觀其已試之明驗在
上虞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况其先世之
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于無窮不愈博乎勉強
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况
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曰行而宜之謂
義敢以是復於博愛堂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閑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观提
舉獲觀之令君出為拈參稼軒辛公壻也長歌
撫劍之款似有婦翁風槩及觀行賬行涉視早
等作乃能細意為民懇惻萬至如此其大文通
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故江南

風俗利病諱之甚熟悉仁哉令君之用心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抑何幸哉令最
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尹
不常有可以發千古一概天慶矣疑覩為刻本
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藏之措墨如新可敬
己山陰道士愛逸少黃庭經予謂不若奚道士
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
歸也始為鎮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
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為建威將軍幕使都
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俛
就彭澤為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
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郡督
耶松雪齋為虛谷翁書此其詞蓋深知其心事
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敬
歎若子昂字畫之妙中固已言之

跋梅花賦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貧苦節白璧微瑕雅在閒情一賦皮襲矣稱宋廣平鉄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為人兩事正同然閑情卒章尤蔓草而誦邵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儂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襲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為虛谷翁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文永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焉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於杭年甫踰弱冠藉有詩聲為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邪一日來雲以白雲集俚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淮江走閩粵慨然有志於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祇可

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
足於已不以已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若世俗
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埃以
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
乃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
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畧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為民之師帥其任乃
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

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為令者類

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

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為

與之哉其自待何薄歟史君考明嘗宰岳陽之

平江不勞而解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

學又取所藏李君簡古今訓學大畧刻之梓而

引先儒盡性踐形之秩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

教化之事矣來雪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

菴朱子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

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寔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畧故耳然其采摭哀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謂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為令者皆能如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其視一世為何如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獎備至而詞氣又迫自護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掣冕矣書中又云思永義與陵名有犯請更之蓋為永思陵也公於嬖姦也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克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飯之報不以存忘間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如獲拱璧賦詩追記有王死安犹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弃之如遺况一生一死乎况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楚樊語也文公侶之思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激天有淚當激泉陳后山語也葉君侶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臯謀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蓬廬過當過當讀行卷殊佳盖有意趣有標致殆不類僧語聞二人皆傳家子源委固當自書中

來也今歲七月旦江淮一大異生靈一大厄可駭可歎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華國在京口浮王適與壞會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遺憂患邪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目志慮於衝風怒濤崩岩振海之際安知二子之詩不因變而奇乎然此山嘗寄華國曰沙錫煮薺竹澗看花華國寄之亦曰斷地燒畝依松編竹此犹未涉憂患懷思故山已如此今當山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輕落人間矣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先朝仁宗冲幼時有接孝經要語畫為圖以資把玩者此圖其起此欵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其前後布置亦甚難細觀可見况首章畫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魯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即劾大將管崇嗣皆闕坐者蓋孝勉也魯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日食粥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孝公乞乃

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概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初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旧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軼遺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鳥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尊鱸者雖輕於一出尤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

夫終身甫里笠澤之間釣烟波以自適采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歸於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皮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計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苗乃放魚東池恐數畧之損鱗鬣長堤之隔濤瀨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於波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即四集綵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閻靜齋與張仲寔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庸衆人中邂逅知己一言而善攜手以上蓋未易得况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黃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寔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知寄之自是遂為知己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閻公曩使浙右張栻仲寔時為江陰學正初無疇昔雅公

望臨一時而讓動下士不惜餘論獎成後輩聞
仲寔之能遽作詩寄之誠出意望外詩中稱其
門閤喜其拜采且有黃金燕市酒神駿會見風
雷起溼漑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
樂不常有之矣而或不值之矣而或不顧
雖推奇汗血孰別其神駿哉靜齋之於仲寔獨
得之未識面之間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寔年
三十許已能為文辭致聲譽今年愈進識愈定
刊落枝葉以求本原力於義理之學以用遠大
自期寔由靜齋獎激之靜齋已長翰林院記憶
不忘得遂其祿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溼漑風
雷之語不徒出必能相共成之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水火
中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非尚殺也
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
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于牧野封于營丘子孫
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

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間見
侯者乃有不盡然者五焉及觀張拱仲寔護其
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清康
之勤王紹興之戡難皆冒矢石爭天下身於羣
虎狼之口豈非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
而澤流子孫欽矧王之為將未嘗安殺荐達偏
裨待士卒有恩意此其所以能殺以止殺也自
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人臣分
茅胙土施及其後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

宗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為次三弟之子孫亦
如之節錢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
相望有光史冊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
舍釋褐者有與殛韓而復以忤時取者任守閔
而竟以殺使死者匪但重珪疊組而已越至于
今則有濟甫年高德邵為族之望仲寔其子務
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晦之敏而急
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性之若仲者守其
內而無求于外積以善遺其子孫蓋可尚矣近

歲名門華閱居多凋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
不墜是可書譜畧效太史公年表為旁近書之
至六七世未艾歷官際見于左而於本宗芊葵
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蘓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
寔以拱為名崇奉父兄之命復先廟修家傳又
為世譜而叙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
之抑予聞典午渡江重氏譜嚴譜狀雍州是為
郡姓張氏本三秦固當在江北四姓之列而其
勲勞名位子孫文物之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

人尚宝藏之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旧夙厚余聞不見且久梅潦被
道吾廬無來跡君忽披蓬藿相就談始予見太
未時如川方至之意氣眎一世何如也歲星四
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為興慨者邪君
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似予頓挫
灑落大抵輕生死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讀之
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展形骸之內今昨之間

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
季孔子產晏嬰叔向及已像各為之贊襄綠野
小社公辛李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
木卧起其中林和靖自賦壽藏詩蘓文定自作
類濱遺老傳秦淮海效淵明自製挽歌高風曠
度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歟何其脫畧机詳
疎宕可喜也氣有聚散有伸屈厚之於始而知
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
明世或以了生死為一大事其視沉迷利欲蒼

黃顛躓者固異然未嘗窮理盡性幻妄世人卒
亦未免但兀自私至於晝夜死生之說則又習
聞其語又不知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蓋醉之無
二非強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君抱嶠
竒而老憂患摶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
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觀其所
自欽兢、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為不易力為
其所當為以求無媿於心先墜於先訓蓋有臨
深履薄好學不倦文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

余以其能折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
左方云

跋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
此圖逸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子雋之於子
昂可謂競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叙聖母儀三朝寔文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
多賢無流水游龍之習適江以來忠毅以死節

著其子秘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
居清江尤有聲續被知遇號為博雅居于雲者
今莫知其誰下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魚
古彝鼎器皆入叔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凜不
自保每為慨嘆此圖出於散墜之餘尤使人把
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画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由廣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
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謂三樹如薺未嘗不慨

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為泥封函谷草土
齊檀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大意
欲鏟疊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閱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晚林瘦遠山橫陳根
堦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
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常偃少良佐豈其苗
裔耶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寶贖
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土思且上先世
冢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垂發之際二稚牽衣方
里永訣旁觀者皆為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
少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
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有要亦不
失其正也擇婚而歸董祀宅日文姬文能
言之曹公源其死罪於垂絕之頃故史書曰董
祀妻繼烈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

始終恩意亦可書也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為黃帝受之廣成子或以為受之
玄女又以為黃帝風后共工女論云甲陰陽而
為書既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
為之而朱氏則直贊其出於季荃蓋本山谷之
論也不可攷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
旧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

擊磬圖

孔子往來于衛始至四五所遭皆可歎此擊磬
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
得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
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蓋不
得已也不然擊磬猶能去而孔子顧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
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蘓公舜元

蓋天下萬世大經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改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王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雖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編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

世而不願韓子之言上維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范公睹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目心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胆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自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躋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時明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

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
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子燕耆來守姑蘓偕濟
南陳君禪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
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
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
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
之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後殆非
偶然二君議勒名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弥堅寔
來輒具論願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

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
而蘇公詞翰氣概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
朝軌中輩雖素有抵牾亦不以人廢言抑予觀
忠宣公兄弟有感子得言泯意外忠念深矣尤
後人所當取即二君皆有興刑文學能光其宗
族黨所共推尚仰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
寶圖繼前忠用衍忠義之傳其永無斁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題跋

題李尹異苗

大名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潔綽著閭範已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四月八日忽苗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寔書來為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生其親之墓者

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有可護
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茵也何自
而生哉不冝生而生必其潛乎默感冥冥之中
自有莫之為而為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
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題俞子清侍郎画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跌宕筆墨間此
二紙真跡也其一嬾筆老本榮悴各有態其一
水行石間筆墨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
旧歲山水四橫坡今不可復見 此斯可矣比
歛力學助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
知仁之所樂耶

秋江晚渡圖

江空木落晚色方開小艇橫岸慨舟子熟睡未
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奴問渡江干非利非名
何匆遽如許意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
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麒麟凌空赴之

慶緣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罴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喜在中年尤
可賀速固不如遲，則根原寔而福澤厚易固
不如雞，則慶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
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
二始弄第一雖平生欠事一朝意滿誕彌之旦
賀客填門蘭以為沐金屏以為錢文綉以為衣
襪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嘲明珠出老蚌彥遠皆
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彥可知已予事聞
啼聲而張倩仲寔為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溫又
早數歲行年四十五我始為人父喜之者如此
教養誠在吾願汝為大賢期之者又如此况在
彥遠乎敢用此為善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兄書也公以嘉
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踈決寶雞等四縣禁
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踈決是
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
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游南山是也十九日恣

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
脩禮書，晉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
後題三月初五，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
蜀頗近，家問不絕，猶以有歎。而况吾儕留落羈
旅，萬里外回首故山，可勝淒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其見於三紙間，歛衽
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為編禮，東坡為鳳
翔簽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豐，穎濱謫高安，判

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
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沉落為戚，方且施藥、葬枯
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名方
同一意。故穎濱有能安遐陋、恤無病苦之語，萬
里兄弟依之之情，兀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
章程，滄洲家旧物，良可寶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齧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
刻之、烙之，曰吾善治馬。人之性始離而多病矣。

蒙莊氏以為此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
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

題元吉援圖

柳子厚以為援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
而行，遂其植，故援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
山深，遂其植，故援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
山深，日暖，朋傳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
嬉遊，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
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覘窺之。百態雖殊，意
甚自適。了無諍勃喧呶搏挽齒裂之態，而其傍

老榦叢篠蒼忽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
而玩也。圖有秦氏印章，可攷真元吉畫。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惟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
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書中，多
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惟愉之辭也。於其難工
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芬華外
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往一愛而為
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己。吾固不顧拱之

之為此也拱之自叙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
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觀於其會則俛仰不盡其
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
於短幅之間使病老翁得以隱几而覲詭特荒
誕者可怪可愕深清幽閒者可喜可羨不勞思
惟若有所得而岩厓草樹雲霞波濤又皆曲盡
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珣明乃向來攢眉
不宜入社者胡為亦在其列耶龍眼真墨戲
矣以定規妄以常規變可也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
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
於進取澹於聲利澹於嗜欲顧獨讀書胸次三
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絕畦迕而為文私
淑泛應往、成帙予頗與覩焉如大明珠大貝
清深閟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湍急

流撻金玉夏音節悲壯而有逶迤者存如晚菊
壽梅凌雪傲霜意氣凄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
於文學者也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霸衣裳之
會者獨以千貫為盛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
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尊也讀循吏傳則以
商鞅之術慘為寒食散申韓之法甚於用牛羊
有所歎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於孔
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尚衆
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并置萬事
無復營省惟愛竒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
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稿如此上苴緒餘能為我
發一咲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
留意於物則意為物役不能為我樂而適為我
累耳山本無情而好山者徃、用意過當如謝
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
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絕徑不可下邑令百計取

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犹尔而况聲
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始無意適與會意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
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
也今观此園林巒泉石皆善有之乃武康王公
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為人焉
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
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
告變蔡京至於父子對獄正彙既獲在戾公亦
坐此貶海上謝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
予之無憂讀之凄然而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
之安不願周子之禍則其詞氣愈厲身尔忘家
國尔忘私盖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公於荆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
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
焉其後數日錄屏字託羅配享皆本於公之論

亦何及矣公卒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
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八十年遺墨流落獨見葆
藏於廉副商侯之家再四展玩不勝慨歎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蓑雨笠播達于腰坐牛背如廣輿
其一犢也荒野之狀安恬之意豈復知有世間
富貴憂患耶鄒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
里百譎九死一生偶然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
貶南賓叔黨亦侍翁通海皆備嘗險阻者矣雖

然此為所畫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詎今一百有
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嘆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
物為己有極力周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
我者隨大小高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
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安焉斯為守常知足本
分人矣吳興費茂卿平日受用隨分二字吾友
子昂甫書之者莊子因鵬鷄而論分辨至齊物

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如不辨故茂卿曰隨
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
不近名謾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
足以拯人不以萬物嬰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
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分之分自樂其樂蓋有
約於莊叟之意乎予與茂卿往來最久知其守
常而知足順理而安分喜而識之如此

題澗明圖

澗明以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

歸平生胸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君
遇旧廬在澄江一旦念歸遂脫塵埃作此圖特
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官者無問官之高卑如
能寡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胸中終未能高舉
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後、富貴而不自止
也

跋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
之傍人籬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

之為物清虛閒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
貴利達之人有可托以托人之所托也不彼之
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下依形而立不
持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脩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玄契豈堪持此金谷二十
四友望塵輩而逸少爾以為喜何耶余嘗見龍
眠真筆於廬陵曾氏閱此益增感慨

我有泥牛二去耕綿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
然尔可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古木老柳圖

老柳疎散脫木離奇正如高人勝士醜然滋垢
之中有不可點汚者此筆乃在寧崇之乙酉噫
豈不有感於黨錮之諸賢耶

鼠齧瓜圖

獲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窈入腹心咀
其羸使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為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為羊
仙人乃作此等狡獪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
觀牧羊悟此生余於此圖亦云

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吻鳴相命正尔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
吾儕可得狎而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
值曹景宗輩固將教助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
甘露漿人以為彼之樂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

决游此樂勿使人知

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為豪放
而不知嫩莖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
相映霧氣襲人淇淥漪，宛然在目

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跋
鰲何為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
歟

跋坡帖

坡翁雄文博識高絕一世
人皆謂其下筆時信
意用事不暇思惟不無誤
西巴之漢今觀此帖
乃從人借史漢檢尋一二
事其審重如此其
所以為東坡也前言殆淺
乎其知翁者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頗
細密精神活動能得言
外意張舜民字芸叟號浮
休居士取莊子生浮
死休之義中遭黨錮晚始
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
牧公樂府詞卷見示
或豪宕或悽惋或客與固
能者也但其歷卷一
首有不忍觀伐國不問仁
人朝歌墨子迴車全
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年
雖少好學善問用意
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
其進未有艾願益以
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
伯可輩人可也毋以
吾言為過

書尚書誥義後

誦學所以明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為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百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雅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發也。嗚呼！書出屈璧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若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

自無所見，可哀已。今為誦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寔在江陰時，嘗為諸生誦尚書，其徒竄取數，示余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發之然，深喜其不以為游詞，得誦經之法，蓋先改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

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
採用為如以克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
善於言聖人矣仲寔勿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
徒稱其詩文未必深知仲寔者夫義理無窮學
問亦無窮所當誦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
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尚書其族
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迥有稱道覽
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臯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雲川安定門之
裡馬公橋之傍乃慶曆間郡守馬尋晏六老於
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
謁告來歸始其居焉嘗賦五絕其一也買家喜
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
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紀寔也門人馬公廷鸞大
書南園二字揭焉真卿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
好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

秋後所書偶不及焉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
南園今年存齋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
臯携此相侶視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
把玩感慨不能自已輯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清
明日陵陽年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
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
拾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五

受漢禪然篡也孫吳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篡
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然蜀下
儕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為正而魏為
篡且謂晉當越魏雅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
處魏以正統章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
文公非之而張宣公強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
系於昭烈後主之后系於魏尤為確論孫吳之
事世往、置而勿議何耶題舉范君定史一詩
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讎蜀襲殺閔羽盜賊之

靡而篡奪之助也義例新詞旨勵讀之鮮然方
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至
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荊州陷蜀勢孤漢
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况操欲吳圍羽以解樊
圍權遽表關羽自效寔承操風旨操圖篡已
久尚憚物議推遂称臣陳說符瑞寔率先傳會
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為吳王受九錫寔首受
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
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翥仲寔以詩來予謂之

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
之如此是關大誼不獨為雲長吐氣也庚子七
月既望

跋東坡帖

東坡賦此辭送其鄉人復自書為遺之盖自治
平丙午去蜀至熙寧乙卯為十年此當是自家
移徐時年恰四十然字畫比前道勁故山應好
在孤客自悲涼之語誦之凄然使人益重故鄉
之思也

跋思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
間意殊憤、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思上
人忽自姑蘇來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
見之晚也聞此上人有詩千百首自號斷江聲
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昉識之年來詩人槩
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見乃游
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
不過千百首中之七二已為奇特大率不疏苟

不葛藤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
詩中有句、中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
不到處想當來必從悟入非屣、效苦吟生鉢
心陷胸作為如此詩也或謂禪家每以詩為外
學古上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習是悟
是外是內耶上人受業雲門口、靈徹若是到
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
正亦何用人知其為逆暢遊天日曰下方雷作
嬰兒叫非常語也予因題云把翻風光不許通

坐天日頂月明中下方雷作嬰兒叫莫是山僧
耳大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驚倒人間八十翁
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

年 獻 獻 之 男 應 復 編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啓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寔隸教條
之近未皇受約束而詣大府乃輒事竿擯而効
小夫某官偉望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個
文章由道學而來虹玉之貫乎尹忠信妙精神
之縕自先朝之茂東揭華貫之瑞儀歷上三丞

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殫洽之長者戶重來
獨東清通之議繡斧益先於七聚油幢旋倚於
十連鰲峙使三山其屹若龍收甘霖如四海之
望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餘盍亟還於訪落之後
雲朋衡嶽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濶洞庭好張
咸池鈞天之奏果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
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卯歲多士翕然况蕪
帥領之崇尤係顧憂之重中叙後勁威惠荆關
亦茅重方氣勢聯絡乃躋華於戎萃仍晉直於

堯章雖太史之在長沙寧有滯留之意然申伯
之式南國宜疇屏翰之功使徑陪碧落之從班
行遂績金華之相譜某山樊弱植疾疾餘生束
帶立朝久負空餐之媿止弋為武誤叨乘障之
行良切凌兢幸依巡管亟稟令於道塗之次尚
惟願於芘履之間黥之墳巫之碯敢鄙夷於遠
俗水之漢星之斗第翹企於下風

通湖南李倉啓義山

同師文清之門夙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

使家屬涓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馮
贊積以闖賀床窈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
世聞蘇孺文之行部喜有二天何敢挾故於平
生所願受客於今日幸哉晚陋有此際逢某官
諸老淵源奕葉文獻永嘉響振復聞正始之音
雙井味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
久弗頓而矧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燼重來省戶
咲者元都覩之花嘗從郾城快寫平淮碑之章
膚使妾馳原隰之轡番君最得江湖之心寧屑

領於鍾官乃自怡於珍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
望之益隆野渡方積坐閱秋水落霞之觀浮雲
盡捲劃間天柱紫蓋之峯乃起即潛來宣上指
卿邦綺錯既便覩風農扈金穰又聞嗣歲偉星
馳於龍節淑春滿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佇
聞治最真法從甘泉之橐即上禁涂某單見冥
聞狐根弱植立本朝而甚忝人謂斯何得支壘
以為依天其或者甫聞戍樓之役適嚴軺傳之
馳卜三星之在胃南是為倉廩千萬間之庇天

下尚記幘幪

通交代楊寺正啓

冠惠文而卒屬久僕歸期弋止武以名邦猥當
補處出久相為於先後交承寔托於雲仍况忝
通家敢稽用擊某官倫魁夙望善類夏盟準周
易作大元後世子雲之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
司馬之書盡自編摩徑排膠轕士皆咋舌晨漢
鈞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數唐軍容之誤國天王
明聖世道清夷追三代之英方吾陪於議禮防

六韜之旧乃屈贊於征誅大夫同升少府出節
是宜在論思之列俄持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
犹是黃龍之詔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採以
和平與其孝秀賣刀相語我始讐由公親騎竹
成群昔未來期汝弃史歌麥熟共愛棠陰人々
傳續志之編字、皆最書之寔安得結葦數千
盡今天下之蘓願借寇君二年姑聽道旁之請
越既懋賜金之與便盍歸群玉之班表用而為
公卿盖具存於故寔决獄而傳經詎顧方重於

儒生乃屈仁人俾司邦讞秦尚存其一已洗淡
文堯曰宥之三觀更定力况近世諸公之大用
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嘗躋揆路是姑
寄徑可但持曩某哲慕方深濟朝良忝周章野
鹿雅雜著於冠紳歷落餓渴或自謀於梁稻補
外稍諧其本趣瞻前幸有於良規所望旧政必
以告新不然小知其可大受山去在朝汝不孤
矣黨記斯言涼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称

田公孫倅啓止

久濟本朝補外重繇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
屈於人英惠謝扮榆敢用竿擯某官器宏以達
玉鎮而溫唐房相之湖秀獨鍾於英氣漢菑川
之第早已策於雩名詎應常調之抱孿便合曾
霄之凌厲屋低人傑暫迂簿領之勞種冷官清
自得襟期之樂俄道閑而著範亟緼瑟以調琴
推最昭升驟塗橫鶯荆川用武國今最重於上
沉長史宰相能昔具存於芳躅惟都梁萬山之
底犹別乘舟駕而來盖其大耐於功名于以厚

培其風力在郡綽、無事不妨司馬之從容游
又恢、有餘不見全牛之背、祭沂歌四達儒效
益章丈蓋小留始借黔噴巫碯之重尺書亟下
即歸觚稜闕角之間集久抱山憂輕違深密高
人長士且將相與策之小國寡民或可行其志
耳拊摩初無於他技闕決賴得於斯人四海友
游孰若同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尚几胥訓胥
誨之忱欲請正多其喜莫喻

回張教啓

武岡侯之行更迭幸從於妾請文學掾之至後
先良善於同時况在年家敢復寅好集官鈞韶
雅韵金璧清躔考亭武夷之間淵源有自西銘
正蒙等作宗派適同既凌厲於巍科尚拘繫於
常調勾稽簿領高士肯為總錦紀綱督郵借重
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噴巫碯曾不
鄙夷其俗周情孔思孟將大肆於文恐未煖於
臬比即催歸於瀑直某無禪朝路自覓斗城正
度盡萬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

方自慚俗吏之為匪頌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

謝葉丞相啓夢鼎

載傳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弥年媿治
狀之茂聞擊謝函而若惕竊以漢之循吏傳無
可書唐之高賢考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々
而竒策莫若於平々智名勇功事泯於當時之
近風流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然非得相幅無
華之人祇以為苟且自安之地伏念其本非翹
厲見謂濶踈樗散離竒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
歷落其羽不足以為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逾涯
之若是入則汗班綴出則忝守摩凜欲試於平
生曾不量其匪称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
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之庶几風化之末者催
科寧緩奚忍榜敲訟訐頓希本無鈞距粗若相
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兒痴蚩々之氓咄々其
恠斧螭蜂蝟詎忍殺以為嬉帶犢背牛曷若安
於無事幸多全活早得數寧是誰之過歟雜辭

以責非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繼。宜在譴何之域，滿百乃報。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當思於夙，退及茲初考。稟若後圖，而况驢止一鳴。它無伎倆，雀仍多病。愈覺襪襪所幾，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於翹館，茲蓋恭遇某官兩朝元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於德氣，大計郡吏之治方。下飭於官聯，至若遐陬亦嚴績。尚念孤危之績，俾逃瘼曠之誅。某敢不仰体鴻私，益殫駑力。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切人

所欲天必從，尚小休於末路。

通汪帥啓 立信

肅被詔，声易鎮。方面地，嚴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睽南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某官寔學。兼該英規，有偉俊傑。識時務已，負軼於人羣。文武有威風，宜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短綸之妙，曾不盤錯之難。宥府編摩，望即奮蔚。知征姜治法，謀借密籌。侯度使華，幾膺隆委。嘗識度於漢，甸扶風之近。寔諳明乎周官，荒政之條。

擢蘭錡以華纒油幢而深重內則聯江介襟躋
連之勢外則屹淮堦鼎峙之形制間宏開端任
重方之寄卿聯峻陟肆頒進律之恩導密旨於
樞庭通仙班於權殿雖久袖旁觀之手朱客橫
野波之舟東在上心起鎮京口風寒壯某不過
一衣帶之間威望隱然所恃方甲兵之老肆訓
偉績未重全湘聲聞齋鉞之臨日俟樓舡之下
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犢自閑無復
渤海潢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
之平如在几席霖雨九刊之施即此叔輿佇者
詔褒即膺枋用某本能解無何有施為雖尽此
心求副救與芻之青終非其據曷逃負且乘之
誅方下及之僅書幸前茅之來蒞廣天下士之
比願歌少陵之詩書潭部帥之勲請視武岡之
刻

通陳提舉啓

榮被詔聲起將使捐出少府節棟風采之一新
望祝融峯淨雲陰之盡豁先聲所決一道為清

某官九牧盛名兩科異等渾灑而安適章
句允謂精能本元而殫洽見開夙稱宏達
自著身於芳潤便策足於清華晚候玉堂泰翰
林主人之對夕讐黃本發藏室老氏之儲設醴
藩房含香徠直儒猷小試為開鹿洞之書省戶
重来仍補雀廳之贊引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
朝士之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遺母乃更迎
上方以近甸而視遐瓠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
小臨封部立有最声恐難淹倉庾氏之司諒已
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為誥允屬當仁人喜福躔
方光臨於翼分史占奎宿又入次於紫薇某未
熟文書豈閑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於高寧
有及人考惟甘於下已上祠官之請幸逢輶
傳之來十三星在胃南是為康會千萬間庇天
下尚託帡幪

田教授謝薦舉啓

同門而事河汾風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
曠不嗣於此風公方夷然僕則媿甚茲幸訓於

隊諾其敢辱於鴻譙其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
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淵源小出緒餘足為多
士之摸楷肇新黌舍益振訖鈴庶幾邾魯之風
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先王作
棟梁竟收大川便合經排於膠葛豈必常調之
拘牽而某自顧何人敢於言士舉而不先慢也
盍致負荆烏能勿誨乎尚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啟萬頃

疏恩宸宸作鎮都梁已覺旒倪歆袴襦之來暮

自慚晚陋真糠粃之在前微好雲仍微声隸史
其官瑰明照物厚重鎮浮豫章孤漂河磔共期
於器業芙蓉尤孕盤樽寔萃於英奇自平陟於
華塗皆荐更於劇任宣威幕下時看郾城夜觀
之棊總賦輿邊力致蜀道青天之粟入躋四轄
出領獲譚屬大閫之宏間復元察之倚賴聯鑣
向關方陞戎監之華出幕待麾仍上富川之最
未容家食益懋簡知肆頌菟佩之榮俾旅龜琴
而上中軍詩書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重，即聞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俟仁侯之至，自輾靜活之休。惠然臨之，為續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文石之班。某全拖迂踈居，成玩愒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求。歸夢已馳，會且覓尊鱸之假。喜聆使蠹來望，帥垣豈惟窈苾。薰之松栢，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函喜恭先。已喚沙鷗，期我茗溪之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水之禱。

賀汪安撫開闢啟

榮舉寶論，散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盡入提封。長沙千里之平，聳規號令。星馳郵命，雷動歡聲。某官氣塞兩閒，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畧於胸中。表裡江淮，多麾幢之補處。屹金焦之既砥柱，盍歸闔闔之觚稜。帝謂望湖，令為巨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叔後勁全，以界公趣。旨肆頒剛辰，叶吉旌旗之拂。牛斗已開，賜履之封。象編

而正魁台倚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肅擬具橐
鞬望嶽麓之雲幸烏依於臣茫摩武岡之石尚
嗣紀於殊勛

賀汪帥參啓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性良方資賢牧
屈公以望此府允謂英游雖千里之缺然而一
道之幸甚某官器宏以達玉鎮而溫人物英
寔鍾九芙蓉之秀經綸綽自有萬甲兵之奇
比紆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有如黔嶺巫璠

之岑寂已覺耄老穉齒之歡呼公不屑行上為
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雲飛川泳留借籌帷之重生策搏姐之勲大夫
同升少府出節某方徽交好亟往賀械斗絕一
隅固攀緣之莫遂雲連大幕尚茫冒之烏依

賀陳提舉建臺啓

風馳輶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
重羣峯雲卷爭看韓吏部之來布護先声提封
文慶其官文章爾雅議論崇欲海內第一流自

是老斲輪之手湖南二千里乃尚紆攬轡之行
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為勞士則謂內外重輕之
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園之間太史浮湘
豈若執事從官之內恐未容於席煖行即有於
詔溫歌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相尺書草而詔
贊普趣對薇花某辱在下風欣聞上曰悚觀條
教已知籀篆之新自附門墻倘念嵇孤之旧

賀宝慶陳知府啟

疏榮北闕作牧南州上意其宣親奉如綸之旨

下車伊始歡騰今袴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

某官風猷膺敏天分高明故笏袖傳見謂甘棠

之犹在新洲又發每聞錯節之立空懸仕風登

能声繚著既著班於厲玉盍方軌於九衢上念

此邦寔先帝龍潛之以鄉其為我消比耳犢佩

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頓覺旄倪之呼舞最書

立上召節佇頌某隣燭分輝野芹將意燕方來

賀良自媿於後時鴻可為儀尚悚聆於言語

賀吳提刑轉官啟

出綸中禁進律崇臺厥以最稱遂居諸道之右
若時明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倣頌有聞晉懌
某官文獻之脉明哲之師某暴詰姦薦拜弄兵
之警沈寃澤收悉由折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
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賈誼歲中超遷
即歸某通某自聆言語倍切慶悰燕雀之賀屢
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蔭尾影尚有賴於
光存

道川徐宗丞到任啟

肅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籀紅之喜滌
先声布濩已湘綠之暖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
某官英、人物綽、規模地勝龍湫獨奇鍾於
一氣手高鰲釣遂連擢於兩科既妙譽之霆行
宜橫翔之日潤入濟玉筍出對金焦國子監一
部書士心交屬麟正丞十五事治道攸闕方考
日玉牒之旧儀盍在紫粉墻之妙選翻然剖竹
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復以二千石起公行
雋軌雖未愜於輿情上念春陵每欲隆於吾道

爰資碩望俾究儒猷驅騰雪以隨車歲年豐美
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歡呼方少惟於緒餘已高
絕於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
朝即補直侍臣之選某幸依隣睦敢賀夏成參
錯數十公但細哦於此詩沮洳三百步尚可窈
於餘波

謝書考啓

揭日山城偶成細滿瞻雲霄極散昧大恩咸切
輪囷敬陳羊積伏念某分惟循已智弗瘡人弓

治冀裘既夙慚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
庸初非子之姿徒有屣屣之志讀撫字勞心
之傳則竊慕唐之高賢誦中和樂職之詩則思
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墮繆悠厥既血措而
汗顏何能為役不通匠創而剜肉祗復可憐悵
始顧之浸乖異後圖之是勉閱時云久課効益
踈而况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
媮雖復竭襪線以為長強鉉刀而使割竟無強
詡之效自見當時惟有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

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剛存存歲律瓜
而徃瓜而代已迫戊期然且監牧不加訶士民
不推去再護書於下考廢遂保於末塗永惟此
恩詎無其自某官端萎廊廟祗礪臣工率屬詔
王三歲乃大計於羣吏視民由已四海無不被
之一夫勝此遐陬欲其靜治每曲加於函覆俾
克底於璧全某敢不感烈銘心凌厲壺尾一日必
葺庶如始至之時終更函還尚真曲成之造

書考謝運使啟

列部受客幸書致下戒司論荐猥與數中不足
乎揚敢忘所謝切以周使臣爰咨諏謀詢度漢
郡守樂取宣布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尤先
訪問必三詩合度鳴之雅而後轉聞尚不其然
亦祇以媿某少而竅啟長益支離言圓行圓是
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願為龜蒙之徒周章強
著於冠紳眩瞽頓驚於鉦鼓竭來遠外寧復徵
昂雖於保障簡絲粗知擇常恐搏杌饜饜以所
辱其先惟知似以以下心豈意咄其怪事虎

兒出於狎是誰之過歟龍蛇放之菹以隣為壑
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樽俎而折遐衝千里動
中於事機一朝盡寒於賊胆提封以前全活維
多由公而仁大書潭帥柳中丞之績非臣之力
每誦渤海壘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惊幸免謹
河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
退久鷗盟之久夢俄鷲表之橫空雖一字之褒
榮於衮衣豈九州之大無此芳草或者表裡洞
然之既久是以父子牽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
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庶幾已而謂之得宜稱
其坊止水以居中喜其民按堵之如故曲加救
拭昭示寵綏然而無寔之名是乃先民所惧燁
其繖藉凜若刺芒其官宗泐黃豫章摸楷李元
禮歲寒後凋之風操持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
名高眎四海况踐揚監牧之重尤喜謂人物之
間謂察吏已熟於見聞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
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數十人乃樞公
意遽俾溥薦士之蒙恐有負牧民之箴某敢不

敬服徽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已問於當
歸身托平生作願詩哦於遠志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終



